

## 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林間錄 第三卷

大覺禪師皇鄉二年二月九日仁宗皇帝詔至後苑，齋於化成殿。齋畢，傳宣效南方禪林儀範開堂演法，又宣左街副僧錄慈雲大師清滿啟白，滿謝恩畢，唱曰：「帝苑春回，皇家會啟。萬乘既臨於舜殿，兩街獲奉於堯眉。爰當和煦之辰，正是闡揚之日，宜談祖道，上副宸衷。謹白。」璉遂升座，問答罷，乃曰：「古佛堂中曾無異說，流通句內誠有多談。得之者妙用無虧，失之者觸途成滯。所以溪山雲月處處同風，水鳥樹林頭頭顯道。若向迦葉門下，直得堯風蕩蕩，舜日高明，野老謳歌，漁人鼓舞，當此之時，純樂無為之化，焉知有怎麼事？」皇情大悅。杜祁公、張文定公皆致政居睢陽里巷，相往來有朱承事者，以醫藥游二老之間。祁公勁正，未嘗雜學，每笑安道佞佛，對賓客必以此嘲之，文定但笑而已。朱承事乘間謂文定曰：「杜公天下偉人，惜未知此事。公有力，盍不勸發之？」文定曰：「君與此老緣熟勝我，我止能助之耳。」朱響應而去。一日，祁公呼朱切脈，甚急。朱謂使者曰：「汝先往白相公，但云看《首楞嚴》未了。」使者職所告馳白，祁公默然。久之，乃至。隱几，揖，令坐，徐曰：「老夫以君疏通解事，不意近亦例闖葺。如所謂《楞嚴》者何等語？乃爾耽著！聖人微言無出孔孟，捨此而取彼，是大惑也。」朱曰：「相公未讀此經，何以知不及孔孟？以某觀之，似過之也。」袖中出其首卷，曰：「相公試閱之。」祁公熟視朱，不得已，乃取默看，不覺終軸，忽起大驚曰：「世間何從有此書耶？」遣使盡持其餘來，遍讀之，捉朱手曰：「君真我知識。安道知之久，而不以告我，何哉？」即命駕來見文定，敘其事。安道曰：「譬如人失物，忽已尋得，但當喜其得之而已，不可追悔得之早晚也。僕非不相告，以公與朱君緣熟，故遣之耳。雖佛祖化人，不必籍同事也。」祁公大悅。

荊州福昌善禪師，明教寬公之子，為人敬嚴，秘重大法。初住持時，屋廬餘間，殘僧三四輩而已。善晨香夕燈，升堂說法，如臨千眾，而叢林受用所宜有者咸修備之，過客至肅然增敬。餘年而衲子方集，天下向風長想。南禪師與悅公亦在會下。南公曰：「我時病寒服藥，須被出汗。遣文悅遍院借之，皆無有。百餘人例以紙為之。」今則又不然，重毯之上，以褥覆之，一日三覺，可謂快活時世也。

《華嚴論》：「若隨法性，萬相都無；若隨智力，眾相隨現。隱顯隨緣，都無作者。凡夫執著，用作無明。執障既無，智用自在。」永明禪師曰：「不離一真之境，化儀百變。是以箭穿石虎，非功力之所能；醉告三軍，豈麴蘖之所造。筍抽寒谷，非陽和之所生；魚躍冰河，豈網羅之所致。悉為心感，顯此靈通。故知萬法施為，皆自心之力耳。」

金峰玄明禪師，曹山耽章禪師之嗣。道貌奇古，機辯冠眾。一日升座，曰：「『事存函蓋合，理應箭鋒拄。』若人道得，我分半院與伊。」時有僧出眾，明下座約住曰：「相見易得好，共事難為人。去！」

大本禪師，年八口終於蘇州靈巖山。臨行，門弟子請曰：「和尚道遍天下，今日不可無偈告安座。」本熟視曰：「癡子，我尋常尚懶作偈，今日特地圖甚麼？尋常要臥便臥，不可今日特地坐也。」索紙筆，大書五字曰：「後事付守榮。」擲筆怒臥，若熟睡然。撼之，已去矣。

《首楞嚴經》二種轉依者，一轉染得淨，二轉迷得悟。菩提是生得，謂二障不生，故今斷障得名生得。涅槃名為顯得，本性清淨，客塵翳故，今斷而彼顯，名為顯得。然轉位有六：第一損力益能轉，謂初二位以勝解慚愧力損本識中染種勢力，益淨種功能，漸伏現行，亦名為轉也；第二通達轉，由見道達真，力斷二障，粗證一分，真實轉依故；第三修習轉，謂地地漸斷俱生，證真轉依也；第四果滿轉，謂究竟位以金剛定永斷本來一切粗重，頓證佛果，圓滿轉依也；第五下劣轉，謂二乘厭苦欣寂，證真擇滅，無勝堪能故；第六廣大轉，謂大乘位俱無欣厭，通達二空，雙斷二障，頓證無上菩提，有勝堪能故。

唐高僧號懶瓚，隱居衡山之頂石窟中。嘗作歌，其略曰：「世事悠悠，不如山丘。臥藤蘿下，塊石枕頭。」其言宏妙，皆發佛祖之奧。德宗聞其名，遣使馳詔召之。使者即其窟，宣言：「天子有詔，尊者幸起謝恩。」瓚方撥牛糞火尋煨芋，食之，寒涕垂膺，未嘗答。使者笑之，且勸瓚試涕。瓚曰：「我豈有工夫為俗人拭涕耶？」竟不能致而去。德宗欽歎之。予嘗見其像，垂顧倉目，氣韻超然，若不可犯干者。為題其上曰：「糞火但知黃獨美，銀鈎那識紫泥新。尚無心緒收寒涕，豈有工夫問俗人。」

律部曰：「昔有一國大亂，民爭逃他邦，道旁室廬皆空。一老兵過之，聞呱呱之聲，入視之，有嬰兒仰視屋樑。老兵隨觀之，乃懸飯囊耳。為解開，視之，則灰也。嬰兒見之即死。蓋其母欲棄去，不忍殺，懸此囊，給云：『此飯也。』故其繫念不忘。識其為灰，則無餘想矣。」乃知三界生死留滯，皆想所持。故古之達法大士臨終超然自得者，無別道，但識法根源而已。

叢林相傳石頭和尚施身食虎，祝曰：「我宗如他日大振，必先食吾足。」虎果自足而食。予竊笑之。紹聖初，游南臺，見泰布衲祭石頭明上座文，敘其施身食虎甚詳，乃知後人不能明，遂相傳為遷禪師也。又曰清涼法眼禪師臨終以書別李國主，主幸所居而法眼不去，侍者壓以米囊，乃卒。按：本傳法眼以周顯德五年戊午七月七日示疾，閏月剃髮沐浴告眾坐逝，未嘗先以書約國主也。而韓熙載作《悟空禪師碑》，則曰：「師臨終以書別皇帝，中夜聞鐘聲，御升元閣，泣而送之。」又曰：「洞山悟本禪師見母行乞，佯為不識。母竟死於路旁。往視之，有米數合，為投大眾粥鍋中。以薦冥福。」悟本獨闢寒溪百結最有年，至住新豐已六口餘，自岩頭、雪峰、欽山三人相尋而至，於是積幾千人，則母蓋不啻八口歲矣。借使聞其子顯著，自東吳孤行而來，不亦難乎？又曰：「玄沙欲出家，懼其父不從。方同捕魚，因覆舟溺死之。」玄沙天資高妙，必不爾。獨不知何所據，便爾不疑。此直不情者托之以自藏。安知誣毀先德為罪逆，必有任其咎者，不可不慎也！

香山居士白樂天醉心內典，與之游者多高人勝士。觀其與濟上人書，鉤深索隱，精確高妙，未嘗不置卷長歎，想見其為人，恨不見濟公所答耳。因作補濟上人答樂天書一首，並樂天問詞錄於此：「月日弟子太原白居易白濟上人侍者：昨者頂謁時，不以愚蒙，言及佛法。或未了者，許重討論。今經典問未論者，其義有二，欲面問答。恐彼此卒卒，語言不盡，故粗形於文字，願詳覽之，敬佇報章，以開未悟。所望，所望！佛以無上大慧觀一切眾生，知其性大小不等，而以方便智說方便法，故為闡提說善法，為小乘說四諦法，為中乘說二因緣法，為大乘說六波羅蜜法，皆對病根投以良藥，此蓋方便教中不易之典也。何者？若為小乘人說大乘法，心則狂亂，狐疑不信，所謂無以大海內於牛跡也；若為大乘人說小乘法，是以穢食置於寶器，所謂彼自無瘡，勿傷之也。故《維摩經》總其義云：『為大醫王，應病與藥。』又《首楞嚴三昧經》云：『不先思量，而說何法？隨其所應，而為說法。』正是此義耳。猶恐說法者不隨人之根性也，故又《法華經》戒云：『若但贊佛乘，眾生沒在苦。不能信是法，破法不信故。』如此非獨慮說者不能救病，亦恐聞者不信，沒在罪苦也。則佛之付囑，豈不丁寧耶？何則？《法華經》云：『若定根基，為小乘人說小乘法，為大乘人說大乘法，為闡提人說闡提說，是斷佛性，是滅佛身。是說法人當歷百千萬劫，墮諸地獄，縱佛出世，猶未得出。若生人中缺唇無舌，獲如是報。何以故？眾生之性，即是法性，從本已來無有增減，云何於中分別病藥？』又云：『於諸法中，若說高下，即名邪說，其口當破，其舌當裂。何以故？一切眾生，心垢同一垢，心淨同一淨。眾生若病，應同一病；眾生須藥，應同一藥。若說多法，即名顛倒。何以故？為妄分別，斥善惡法，破一切法故；隨機說法，斷佛道故。』此又了然不壞之義也。《金剛三昧經》云：『皆以一味道，終不以小乘。無有諸雜味，猶如一雨潤。』又《金剛經》云：『是法平等，無有高下，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』據此後三經，則與前三經義甚相戾也。其故設使觀知人心，若彼發小乘心，而為說大乘法，可乎？若未能觀彼心，而率己意說，又可乎？既未能觀，與默然不說，又可乎？若云依維摩詰謂富樓那云『先當入定，觀此人心，然後方說』，又云『不觀人根，不應說法』，夫以富樓那之通慧，又親奉如來，為大弟子，尚未能觀知人心，況後五百歲末法中弟子豈能盡觀知人心而後說法乎？若云依義不依語，則上六經之義互相違反，其將孰依乎？若云依了義經，則三世諸佛、一切善法皆從此經出，孰名為不了義經乎？況諸經中與《維摩》、《法華》、《首楞嚴》之說同者非一也，與《法華》、《金剛三昧》之說同者亦非

一也，今故引以為問，必有甚深之旨焉。今且有人忽問法於上人，上人或能觀知其心，或未能觀知其心，將應病與藥而為說耶？將同一病一藥而為說耶？若應病與藥，又是有高下，是有雜味，即反《法王》等三經之義。豈徒反其義，又獲如上所說之罪報矣。若同一病一藥為說，必當說大乘。大乘即佛乘也，若贊佛乘，且不隨應，且不救病，即反《維摩》等三經之義。豈徒反其義，又使眾生沒在罪苦矣。六者皆如來說，如來是真語者，是實語不誑語不異語者。今隨此則反彼，順彼則逆此。設有問上人，其將何法以對焉？此其未論者一也。又五蘊者，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是也。□二因緣者，無明緣、行緣、識緣、名色名色緣、六入六入緣、觸緣、受緣、愛緣、取緣、有緣、生生緣、老死憂悲苦惱是也。夫五蘊、□二因緣，蓋一法也，蓋一義也。略言之則為五，詳言之則為□二。雖名數多少或殊，其於倫次轉遷，合同條貫。今五蘊中，則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相次，而□二緣中，則行、識、色、入、觸、受相緣。一則色在行前，一則色次行後，正序之既不類，逆倫之又不同。若佛次第而言，則不應有此雜亂；若謂偶然而說，則不當名為因緣。前後不倫，其義安在？此其未論者二也。上人耆年大德，後學宗師，就出家中，又以說法，而作佛事，必能研精二義，合而通之。仍望指陳，著於翰墨。蓋欲藏諸篋笥，永永不忘也。其餘疑義，亦續咨問。居易頓首。」予補其答曰：「辱賜書，蒙以教乘為問。顧惟魯鈍之資，何足以當天縱之辯。然敢不竭疲陋，以塞外議，為法之勤耶？如居士所論六經二義，與夫行、色不倫之說為不通者，在不痛思自所問端『方便智』三言而已。了此三言，則雖百千妙義、無盡法門，可不究而解，矧所謂《維摩》、《法王》前後六經相戾之義乎。方便智者，如將將兵，權謀所施，非有定式，其發如雷霆、如機括，故能消禍於未然，折衝於千里，在一時耳，豈據典故哉。夫軍勢之虛實，將氣之勇怯，陣形之可否，成敗之先見，或有定論。例吾教，三乘以觀根授法，不可參亂是也。以勇怯之氣，為虛實之勢，以施其事，則誤矣。例吾法，謂不可以大乘之法授小乘之人，而小乘之人終不堪授大乘之法，如《維摩》、《法華》等三經所以丁寧告諭者是也。《法王》等三經又明告直指，纖悉蕩除之，亦所當爾。何以知之？如將兵者，意在濟亂以安國，則如來之意，豈非欲開迷以顯智乎？執三乘之語言，違佛之方便智者，失之甚矣！彼持品第眾生根器之說，不能了者，反墮常見，即外道，非佛道也。執眾生佛性，自無始以來，無有是事者，又墮斷見，即外道非佛道也。《華嚴經》曰：『凡愚之人，迷佛方便，執有三乘。』《法華經》曰：『尋念過去佛，亦應說三乘。』來書所疑可以釋矣。《涅槃經》曰『欲得早日成佛者與早欲，遲成者與遲成』，《起信論》曰『世尊為勇猛眾生說成佛在一念，為懈怠眾生說得果須滿僧祇』者，真方便智之旨。神而明之，則能變通與奪，施之以成就眾生也。一代時教，以三宗攝之，所謂法相、破相、性宗也。前之六經二義，乃法相、破相二宗所攝，此二宗自不許相難，以建立蕩除宗異故也。又疑為法師者不能定觀人之根過，慮誤授人以法，且有罪苦。夫知法比丘雖凡夫具足煩惱之軀，然其志好明達，慧辯猛利，非果位小乘可比。如迦陵鳥在，則聲壓眾鳥；如堅好木苗地，則已秀群木。又況維摩所訶富樓那自言其過，有以也哉。如是而論，恐尚紆疑，請借近事以明之。王公大人之闕天下士，非必龍章玉山，其必先以言語。言語者，德行之候。故曰：有德者必有言。又曰：觀其所由，察其所安，人焉廋哉？雖古之聖人，莫能外此。則知法者，觀人之根大小，又豈有他術乎？如居士所疑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與夫□二有支因緣之法名次不倫，互有錯謬者，未辨名目之理故也。夫色等五蘊，乃三苦已成之軀；□二有支，乃三世生因之法。如《華嚴·□地品》云『於第一義不了，故名無明。所作業果是行，行依止初心是識，共生四取蘊為名色等』者，其敘本末沿襲，理固然也。《般若經》則曰『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色不異空，空不異色。受、想、行、識亦復如是』者，破有法不真故也。且色體尚爾，況四蘊但名而已哉？《般若》諸經破有之教，故言五蘊，則色居行之前。《華嚴·□地品》諸經敘沿襲之因，故色在行之後。非略言則五，詳言則□二也。法之所本，要本於理，而當於義，不必守名句以自滯。多病久廢講，前之所陳者，皆教乘之深旨，非敢臆斷意論。至於言謂之不及，而可以模鑄。魔、佛了辨，異同者又未可遽言也。」

斷際禪師與異僧游泳天臺，行數日，至江漲，不能濟。植杖久之，異僧以笠當舟，登之浮去。斷際罵曰：「我早知汝定捶折其脛乃快也！」異僧歎曰：「道人猛利，非我所及。」雪峰、岩頭、欽山自湘中入江南，至新吳山之下，欽山濯足澗側，見菜葉而喜，指以謂二人曰：「此山必有道人，可沿流尋之。」雪峰恚曰：「汝智眼太濁，他日如何辨人？彼不惜福如此，住山何為哉？」古之人擇師結友如是其審哉！

法燈泰欽禪師初住洪州雙林，乃曰：「山僧本擬深藏山谷，遭日過生緣。清涼老人有不了底公案，所以出來為他了卻。若有人問，便說似伊。」時一僧出問：「如何是老人未了底？」欽曳杖擊之。僧曰：「我有何過？」欽曰：「祖禰不了，殃及兒孫。」李國主從容問曰：「先師有甚麼不了底公案？」欽曰：「現分析底。」國主駭之。欽少年時，其悟解已逸格，然未為人知，獨法眼禪師深奇之。性忽繩墨，不事事。嘗自清涼遣化維揚，不奉戒律，過時未歸，一眾傳以為笑，法眼遣偈往呼之。既歸，使為眾燒浴。一日，法眼問大眾曰：「虎項下金鈴何人解得？」對者皆不契。欽適自外至，法眼理前語問之。欽曰：「大眾何不道繫者解得？」於是人人改觀。法眼曰：「汝輩迴避笑渠不得也。」

王文公方大拜，賀客塞門。公默坐甚久，忽題於壁間曰：「霜筠雪竹鍾山寺，投老歸歎寄此生。」又元宵賜宴於相國寺，觀俳優。坐客歡甚，公獨作偈曰：「諸優戲場中，一貴復一賤。心知本自同，所以無欣怨。」予嘗謂同學曰：「此老人通身是眼，瞞渠一點也不得。」

臨濟大師曰：「大凡舉唱宗乘，須一句中具三玄，一玄中具三要，有玄有要。」諸方衲子多溟滓其語，獨汾陽無德禪師能妙達其旨，作偈通之曰：「三玄三要事難分，得意忘言道易親。一句明明該萬象，重陽九日菊花新。」非特臨濟宗喜論三要，石頭所作《參同契》備具此旨。竊嘗深觀之，但易玄要之語為明暗耳。文止四□餘句，而以明暗論者半之。篇首便標曰：「靈源明皎潔，枝派暗流注。」又開通發揚之曰：「暗合上中言，明明清濁句。在暗則必分上中，在明則須明清濁，此體中玄也。」至指其宗而示其意，則曰：「本末須歸宗，尊卑用其語。故下廣敘明暗之句，奕奕聯連不已，此句中玄也。」及其辭盡也，則又曰：「謹白參玄人，光陰莫虛度。道人日用，能不遺時失候，則是真報佛恩，此意中玄也。」法眼為之注釋，天下學者宗承之。然予獨恨其不分三法，但一味作體中玄解，失石頭之意。李後主讀當「明中有暗」注辭曰：「玄黃不真，黑白何咎？」遂開悟。此悟句中玄為體中玄耳。如安《楞嚴》破句讀，《首楞嚴》亦有明處，予懼學者雷同其旨。宗門妙意指趣，今叢林絕口不言，老師宿德日以凋喪，末學小生日以嘩喧，無復明辨，因記先德銓量大法宗趣於此，以俟有志者。

此方教體以音聞應機，故明導者假以語言，發其智用。然以言遣言，以理辨理，則妙精圓明未嘗間斷，謂之流注真如。此汾陽所謂「一句明明該萬象」者也。得之者神而明之，不然死於語下，故其應機而用皆脫略窠臼，使不滯影跡，謂之有語中無語。此汾陽所謂「重陽九日菊花新」者也。三玄之設，本猶遣病，故達法者貴其知意。智意則索爾虛閒，隨緣任運，謂之不遺時。此汾陽所謂「得意忘言道易親」者也。古塔主喜論明此道。然論三玄則可以言傳，至論三要則未容無說。豈不曰「一玄中具三要，有玄有要」？自非親證，此道莫能辨也。

廬山玉潤林禪師作《雲門北斗藏身因緣》偈，曰：「北斗藏身為舉揚，法身從此露堂堂。雲門賺殺他家子，直至今日謾度量。」五祖戒禪師，雲門的孫，有機辯，嘗罷祖峰法席，遊山南，見林，問作偈之意。林舉目視之，戒曰：「若果如此，雲門不直一錢，公亦當無兩目。」遂去，林竟如所言，而戒暮年亦失一目。今妄意測度先德之旨，疑誤後生者，亦可以少戒。

天臺宗講徒曰：「昔智者大師聞西竺異比丘言龍勝菩薩嘗於灌頂處誦出《大佛頂首楞嚴經》□卷，流在五天，皆諸經所未聞之義，唯心法之大旨，五天世主保護秘嚴，不妄傳授。智者聞之，日夜西向禮拜，願早至此土，續佛壽命，然竟不及見。唐神龍初，此經方至廣州翻譯。」今市工販鬻遍天下，而學者往往有畢生不曾識之者。法輕則信種自劣，可歎也！

古老衲住山，多托物寓意，既自遊戲，亦欲悟人。如子湖之畜犬，道吾之巫衣端笏，獨雪峰、歸宗、西院、皆握木蛇。故雪峰寄西院偈云：「本色住山人，且無刀斧痕。」予元符間至疏山，見仁禪師畫像亦握木蛇。嘗有僧問曰：「和尚手中是什麼物？」答曰：「是曹家女。」因歎其孤韻超拔，能清涼熱惱，為作贊曰：「三支習氣，其毒熾然。熏蒸識心，盤屈糾纏。眾生不明，橫生疑

怖。忽然見之，輒自驚仆。空華世間，本離生滅。廓然□方，露其窟穴。惟矮師叔，是大幻師。與奪萬法，自在娛嬉。乃知大千，緣公戲具。手中木蛇，是曹家女。」

永明和尚問曰：「此根本識心，既稱為一切法體，又云常住不動。只如萬法，即此一心有，離此一心有。若即心，萬法遷變，此心云何稱為常住？若離此心，復云何得為一切法體？」自答曰：「開合隨緣，非即非離。以緣會故合，以緣散故開。開合但緣，卷舒無體。緣但開合，緣亦本空，彼此無知，能所俱寂。故《密嚴經》偈曰：『譬如金石等，本來無水相。與水共和合，若水而流動。藏識亦如是，體非流動流。諸識共相應，與法同流轉。如鐵因磁石，周回而轉移。二俱無有思，狀若有思覺。賴耶與七識，當知亦復然。習繩之所繫，無人而若有。普遍眾生身，周行諸陰趣。如鐵與磁石，展轉不相知。』」予嘗締觀一切眾生，迷於動轉遷移之中，生心執著，以為實然，以是橫計有生有死，罪行福行，如嬰兒自旋，見屋廬轉。諸佛大悲，為作方便，以無情之類無有心念而亦有遷流為譬。識心本來自寂，即入無生大解脫門。

潭州道吾山有湫毒龍，所蟄墮葉，觸波必雷雨連日，過者不敢喘。慈明與泉大道同游，泉牽其衣，曰：「可同浴」。慈明掣肘逕去。泉解衣躍入，霹靂隨至，腥風吹雨，林木掀播。慈明蹲草中，大驚，意泉死矣。須臾晴霽，忽引頸出波間，笑呼曰：「囚。」又嘗夜坐祝融峰頂，有大蟒繞盤之。泉解衣帶縛其腰中，夜不見。黎明策杖遍山尋之，帶纏枯松之上，蓋松妖也。又自後洞負一石羅漢像至南臺，像無慮數百斤。眾僧驚駭，莫知其來，後洞僧亦莫知其去，遂相傳至今，號飛來囉漢。又過衡山縣，見屠者斲肉，立其旁，作可憐之態，指其肉，又指其口。屠問曰：「汝啞耶？」即點頭。屠大憐之，割巨臠置鉢中。泉喜出其望外，連呼曰：「感謝！」市人皆笑，泉自若而去。後往南嶽芭蕉庵，遭橫逆，民其衣，役郴州牢城。盛暑負土築城，經通衢，弛擔而坐，觀者如堵，說偈曰：「今朝六月六，谷泉受罪足。不是上天堂，便是入地獄。」言訖，微笑而寂，異香鬱然。郴人至今供奉之。泉親見汾州無德禪師，南山清涼道人謂予曰：「我□餘年作老黃龍侍者，聞其說見慈明事甚詳。嘗喟然歎曰：『我平生不得谷泉、文悅，又爭識得慈明？』」

靈源禪師謂予曰：「道人保養，如人病須服藥。藥之靈驗易見，要須忌口乃可，不然服藥何益？生死是大病，佛祖言教是良藥，染污心是雜素，不能忌之，生死之病無時而損也。」予愛其言，追念《圓覺經》曰：「末世諸眾生，心不生虛妄。佛說如是人，現世即菩薩。」《法句經》曰：「若起精進心，是妄非精進。但能心不妄，精進無有涯。」南嶽思大禪師悟入法華三昧，即誦曰：「是真精進，是真名法供養。」汾陽無業大達國師一生答學者之問，但曰：「莫妄想。」是謂稱性之語，見道還門。而禪者易其言，反求玄妙，可笑也！

三祖《信心銘》、志公《□二時歌》、永嘉《證道文》，禪者不可不誦。退之見大顛事，傅大士《四相頌》雖不言，於宗門何傷乎？

定上座，不知何許人。臨濟會中號稱龍象。初至，臨濟問：「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」臨濟下座擲住，曰：「速道，速道！」定擬議，濟掌之，輒推去。傍僧呼曰：「何不禮拜？」定拜起，汗如雨，因大悟。岩頭、雪峰、欽山三人往河北，道逢定。鎮府來問曰：「臨濟和尚健否？」定曰：「已化去也。」相顧歎息，又問：「有何言句示眾？」定曰：「尋常上堂，曰：『汝等諸人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，常自面門出入，未證據者看。』」欽山曰：「何不道赤肉團上非無位真人？」定忽擒住曰：「且道無位真人與非無位真人相去多少？速道，速道！」欽色動，不能對。岩頭、雪峰勸解之。定曰：「若不是遮兩個老凍膿，築殺尿牝鬼子。」又過橋，見三講人方論法義，定倚杖聽之，講者戲問曰：「禪者，如何是禪和窮到底？」定捉住，欲拋置水中。兩講人驚抱持之哀告。定曰：「若不是汝輩，且教禪和窮到底。」臨濟宗旨貴直下便見，不復留情。定公所用，舒卷自在，如明珠走盤，不留影跡，可畏仰哉！

南禪師居積翠時，有僧侍立，顧視久之，問曰：「百千三昧無量妙門，作一句說與汝。汝還信否？」對曰：「和尚誠言，安敢不信。」南公指其左，曰：「過遮邊來。」僧將趨，忽咄之，曰：「隨聲逐色，有甚了期？出去！」一僧知之，即趨入。南公理前語問之，亦對曰：「安敢不信。」南公又指其左，曰：「過遮邊來。」僧堅不往，又咄之，曰：「汝來親近我，反不聽我語。出去！」其門風壁立，雖佛祖亦將喪氣，故能起臨濟已墜之道。而今人誣其家風但是平實商量，可笑也。

《淨業障經》曰：「世尊謂無垢光曰：『寢夢犯欲，本無差別；一切諸法，本性情淨。然諸凡夫，愚小無智，於無有法，不知如故，妄生分別，以分別故，墮三惡道。』」古佛同聲說偈曰：「諸法同鏡像，亦如水中月。凡夫愚惑心，分別癡慧愛。諸法常無相，寂靜無根本。無邊不可取，欲性亦如是。」然教乘所論，開遮不一，故曰九結□纏。性雖空寂，初心學者且須離之。是以諸佛所說深經，先誠不可於新發意。菩薩說「慮種子習重，發起現行，又為觀淺根浮」，信解不及故也。

道吾真禪師孤硬，具大知見，與楊岐會禪師俱有重名於禪林，當時慈明會中先數會、真二大士為龍象。然開法皆遠方小剎，眾才二□餘輩，諸方來者必勘驗之，往往望崖而退甚多。真臥病，院主問：「和尚近日尊候如何？」答曰：「粥飯頭不得氣力。」良久，曰：「會麼？」對曰：「不會。」曰：「貓兒尾後帶研槌。」或問：「如何是佛？」答曰：「洞庭無蓋。」予作偈曰：「洞庭無蓋，凍殺法身。趙州貪食，牙齒生津。」

翠岩真點胸英氣逸群，不虛許可。嘗客南昌章江寺。長老政公亦嗣慈明，性喜講說，學者多尚義學。真一日見政，則以手握其衣，露兩脛，緩步而過。政怪問之，對曰：「前廊後架皆是葛藤，政恐絆倒耳。」政為大笑，問曰：「真兄，我與你同參，何得見人便罵我？」真熟視，曰：「我豈罵汝。吾畜一喙，準備罵佛罵祖，汝何預哉？」政無如之何而去。見南禪師，曰：「我他日□字街頭做個粥飯主人。有僧自黃檗來，我必勘之。」南公曰：「何必他日，我作黃檗僧，汝今試問。」真便問：「近離什麼處？」曰：「黃檗。」真曰：「見說堂頭老子腳跟不點地，是否？」曰：「上座何處得這消息來？」真曰：「有人傳至。」南公笑曰：「卻是汝腳跟不點地。」真亦大笑而去。好問學者「魯祖當日見來參者，何故便面壁去」，未有契其機者。自作偈曰：「坐斷千山與萬山，勸人除卻是非難。池陽近日無消息，果中當年不目觀。」

衡岳楚雲上人生唐末，有至行。嘗刺血寫《妙法蓮華經》一部，長七寸，廣四寸，而厚半之，作旃檀匣，藏於福嚴三生藏。又刻八字於其上，曰：「若開此經，誓同慈氏。」皇鄉間，有貴人遊山，見之，疑其妄，使人以鉗發之。有血如線出焉，須臾風雷震山谷，煙雲入屋，相捉不相見，彌日不止。貴人大驚，投誠懺悔。嗟乎！願力所持乃爾異也。予嘗經游，往頂戴之細看，血線依然。貫休有詩贈之曰：「剔皮刺血誠何苦，為寫靈山九會文。□指瀝乾終七軸，後來求法更無君。」

永明和尚曰：「今之學者多好求解會，此豈究竟。解但為遣情耳，說但為破執耳。情消執盡，則說解何存？真性了然，寂無存泯。所以若言即與不即，皆落是非。瞥掛有無，即非正念。故三祖大師云：『才有是非，紛然失心。』」時有僧問：『凡涉有無，俱成邪念，若關能所，悉墮有無，如何是正念而知！』」答曰：『瑞草生嘉運，林華結早春。』此是禪宗之妙，於諸方便中最高親語。

白雲端禪師作《蠅子透窗》偈，曰：「為愛尋光紙上鑽，不能透處幾多難。忽然撞著來時路，始覺來生被眼瞞。」作《北頭藏身因緣》偈，曰：「五陵公子游花慣，未第貧儒自古多。冷地看他人富貴，等閒不奈禿頭何。」予謂此老筆端有口，故多說少說皆無剩語。

道宣律師作《二祖傳》，曰：「可過賊斲臂，以法御心，初無痛苦。」蜀僧神清引其說以左書。予讀之，每失笑，且歎宣暗於辨是非也。既列林法師與二祖聯傳，於林傳則曰：「林遇賊斲臂，呼號不已，故人呼為無臂林。林與二祖友善，一日同飯，怪其亦以一手進，問其故，對曰：『我無臂舊矣。』」豈有游從之人為賊斲臂，久而不知，反相問者耶？夫二祖以求法故，世無知者；林公以遇賊故，人皆知之。宣雷同之，厚誣先聖過矣！彼神清何為者也？據以為書，又可以發一笑。雖然，孟子曰：「盡信書，不如無書。」學者亦可以鑒於此。

慈明老人生豪逸，忽繩墨，凡聖莫測。初棄南源，歸省其母，以銀盆為之壽，其母投諸地，罵曰：「汝少行腳負布囊去，今安得此物？吾望汝濟我，今反欲置我作地獄滓耶？」慈明色不忤，徐收之，辭去，謁神鼎徠公。師叔徠公，首山之子，望高叢林。住山三□年，影不出山，諸方莫有當其意者。慈明通謁稱法孫，一眾大笑。徠公使人問：「長老何人之嗣？」對曰：「親見汾陽來。」徠訝之，出與語，應答如流，大奇之。會道吾虛席，郡移書，欲得大禪伯領之，徠以慈明應召。湘中衲子聞其名，聚觀之。予謂慈明道起臨濟於將仆，而來昔廓落乃如此，微神鼎，則殆亦谷泉之流也。然至人示現，要非有思議心所能知也。

教中有女子出定因緣，叢林商略甚眾，自非道眼明白親見作家莫能明也。大愚芝禪師每問僧曰：「文殊是七佛之師，為甚麼出此女子定不得，罔明菩薩下方而至，但彈指一聲，便能出定？莫有對者。乃自對曰：「僧投寺裡宿，賊入不良家。」予滋愛其語，作偈記之，曰：「出定只消彈指，佛法豈用功夫。我今要用便用，不管罔明文殊。」雲庵和尚見之，明日，升座用前話，乃曰：「文殊與罔明見處有優劣也無？若言無，文殊何故出女子定不得？只如今日行者擊動法鼓，大眾同到座前，與罔明出女子定是同是別？」良久，曰：「不見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？」亦有偈曰：「佛性天真事，誰云別有師。罔明彈指處，女子出禪時。不費纖毫力，何曾動所思。眾生總平等，日用自多疑。」

大愚芝禪師作偈絕情峭，予尤及見，老成多誦之，其作《僧問洞山「如何是佛」答云「麻三斤」》偈曰：「橫眸讀梵字，彈舌念真言。吹火長尖嘴，柴生滿灶煙。」又作《雲門普字》偈曰：「說佛說法廣鋪舒，矢上加尖也太愚。明眼衲僧旁觀見，一條拄杖兩人舁。」又示眾曰：「沙裡無油事可哀，翠岩嚼飯喂嬰孩。他時好惡知端的，始覺從前滿面灰。」

李留後端願問達觀禪師曰：「人死識當何所歸？」答曰：「未知生，焉知死？」對曰：「生則端願已知。」曰：「生從何來？」李留後擬議，達觀揲其胸曰：「只在遮裡思量個甚麼？」對曰：「會也。只知貪程，不覺蹉路。」灰觀拓開曰：「百年一夢。」又問：「地獄畢竟是有是無？」答曰：「諸佛向無中說有，眼見空花；太尉就有中覓無，手掬水月。堪笑眼前見牢獄，不避心外見天堂。欲生殊不知欣怖在心善惡成。太尉但了自心，自然無惑。」進曰：「心如何了？」簽曰：「善惡都莫思量。」又問：「不思量後，心歸何所？」達觀曰：「且請太尉歸宅。」師初住舒州，繼住潤州浮玉山，禪者景嚮。嘉祐五年正月元日，登堂，敘出世始末，大眾悲戀。下座，入方丈，跌坐。眾復擁至，以手揮曰：「各就壁立，勿嘩。」少頃，寂然而逝。

予讀《大宋僧史會要》，愛隋大臣楊公素識度明正。嘗游嵩山，見書壁，指問道士曰：「此何像？」對曰：「老子化胡成佛圖。」楊公曰：「何不化胡成道，而反成佛耶？」道士不能答，傳以為名言。

雪竇通禪師，長沙岑大蟲之子也。每謂諸同伴曰：「但時中常在，識盡功成。瞥然而起，即是傷他，而況言句乎？故石霜諸禪師宗風多論內紹外紹、臣種王種，借句挾帶，直饒未嘗忘照，猶為外紹，謂之臣種，亦謂之借，謂之誕生。然不若絲毫不隔，如王子生下，即能紹種，謂之內紹，謂之王種，謂之句，非借也。借之為言一色邊事耳。不得已應機利生，則成挾帶。」汾陽無德禪師偈曰：「土庶公侯一道看，貧富賢愚名漸次。將知修行，亦須具眼。」予參至此，每自嗟笑，嗟堂中首座味先師之意而脫去，笑羅山大師不契而識岩頭。及觀棗柏大士之論曰：「當以止觀力，功熟乃證。急亦不得成，肝亦不得。但知常不休，必定不虛棄。如乳中有酪，要須待其緣。彼緣緣之中，本無有作者。故其酪成已，亦無有來處，亦非是本有。如來智慧海。方便亦如是」是以知古老宿行處，皆聖賢之言也。

幽州盤山積禪師有言曰：「似地擎山，不知山之孤峻；如石含玉，不知玉之無瑕。若能如是，是真出家。」大法眼禪師曰：「理極忘情調，如何有喻齊？到頭霜夜月，任運落前溪。果熟兼猿重，山長似路迷。舉頭殘照在，元是住居西。」邃導師曰：「老僧平生百無所解，只是日日一般。雖住此間，隨緣任運。今日諸上座與？本無異也。」

古之人有大機智，故能遇緣宗，隨處作主。岩頭和尚曰：「汝但識綱宗，本無是法。」予嘗與客論靈雲《見桃花》偈曰：「『三□年來尋劍客，幾回落葉又抽枝。自從一見桃花後，直至今更不疑。』」為山老子無大人相，便云：「『從緣入者，永無退失。』」獨玄沙曰：「『諦當，甚諦當！敢保老史猶未徹在。』」客問：「予未徹之處安在哉？」為作偈曰：「靈雲一見不再見，紅白枝枝不乎花。叵耐釣魚船上客，卻來平地輓魚蝦。」

五祖戒禪師喜勘驗衲子，時大岳、雪竇號為飽參，且有機辯。至東山之下，雪竇令大岳先往。岳包腰篋入方丈。時戒歸，自外見之，呼云：「作什麼？」岳回首，以手畫圓相示之。戒曰：「是什麼？」岳曰：「糊餅。」戒曰：「趁爐灶熱，更搭一個。」岳擬議，拽拄杖趁出門。岳曰：「顯川遮關西子無面目，休去好。」戒暮年棄其徒來游高安。洞山寶禪師，其法嗣也。寶好名，賣之，不為禮。至大愚，未幾倚拄杖於僧堂前，談笑而化。五祖遣人來取骨石，歸塔焉。

為山大圓禪師曰：「道人心，質直無偽，無背無面，無詐安心。一切時中，視聽尋常，更無委曲，亦不閉眼塞耳。但情無附物即得。從上諸聖只是說濁邊過患，若無如許多惡覺情見想習之事。譬如秋水澄駛，清淨無為，淡泞無礙，喚作道人，亦名無事人。」或問：「頓悟之人更用修否？」曰：「若真實悟得底，他自知時節。修與不修，是兩頭語。今雖從緣得一念，頓悟自理，猶有無始習氣未能頓淨，須教渠淨除現業流識，即是修也。不可別有一法教渠修行趣向。從聞入理，聞理深妙，心自圓明，不居惑地，縱有百千妙義，抑揚當時，此乃得坐披衣自解作活計始得。以要言之，則實際理地，不受一塵；萬行門中，不捨一法。若也單刀直入，則凡聖情盡，體露真常，理事不二，即如如佛。」當時學者常疑佛性本業具足，何須復修。設不修行，無緣證聖。情隨向背，終落斷常。不知三世如來，□方菩薩，所有修習，皆自隨順覺性而已。則大為所謂「修與不修是兩頭語」，不亦宜乎！

法眼禪師之子有慧明道人者，知見甚高，下視諸方。初庵於大梅山，有禪者來游，明問曰：「近離何處？」對曰：「成都。」曰：「上座離成都到此山，則成都少上座，此間剩上座。乘則心外有法，少則心法不週。說得道理即住，不會即去。」禪者莫能對。又遷止天臺山，有彥明道人者，俊辯自負，來謁師。師問曰：「從上先德有悟者麼？」對曰：「有之。」曰：「一人發真歸源，□方虛空悉皆消殞。」舉手指曰：「只今天臺山巖巖然，如何得消殞去？」明張目直視遁去。又問諸老宿曰：「雪峰塔銘曰：『夫從緣而有者，始終而成壞；非從緣而有者，歷劫而長堅。』堅之與壞即且止，雪峰只今在什麼處？」予謂禪宗貴大機大用，不貴知解。雲庵每曰：「汝輩皆知有，只是用不得。」如慧明道人，可謂善用者也。